

# 趋于融合 :评美国当代印第安作家 阿列克谢的长篇小说创作

刘克东

谢尔曼·阿列克谢(Sherman Alexie,1966—)是美国当红作家之一,目前已经出版了二十二部作品,其中十二部诗集、两部剧本、四部短篇小说集和四部长篇小说。四部长篇小说分别为《保留地布鲁斯》(Reservation Blues,1995)、《印第安杀手》(Indian Killer,1996)、《飞逸》(Flight,2007)和《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2007)。阿列克谢共获得八十四文学奖项,其中包括欧·亨利奖、福克纳笔会奖、海明威笔会奖、马拉穆德笔会奖。2007年,他凭新作《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获得国家图书奖青少年作品奖。阿列克谢的作品幽默诙谐,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但是,也有人批评他强化了白人对于印第安人的思维定势,或者说他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其实,说阿列克谢是个彻底的民族融合主义者更恰当。融合并不意味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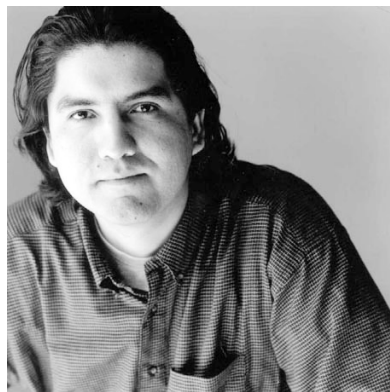


《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

被同化,而是在保持部落文化传统和民族身份的同时获得在白人主流社会中的生存能力,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杂糅。

《保留地布鲁斯》讲述了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地青年走出保留地生活的故事。在一个死而复活的黑人音乐家的帮助下,他们组建了名为“郊狼跳跃”的摇滚布鲁斯乐队,到周围的保留地及小城市巡回演出并获得成功。后来,他们决定去纽约发展,唱片公司“骑兵唱片”最后没有给他们机会,反而让白人歌迷

化妆成印第安人以谋取商业利润。《印第安杀手》融侦探小说与种族对抗题材为一体,描述了印第安青年约翰·史密斯如何寻找自己的文化之根,以及玛丽和莱吉如何与僭越印第安传统文



谢·阿列克谢

化的白人作斗争的故事。故事以一宗凶杀案开篇,广播主持人舒尔茨借机煽动白人对印第安人的仇恨,导致两个种族间的杀戮和复仇。《飞逸》讲述了一个十五岁的爱尔兰与印第安混血男孩“青春痘”跨越时间、转换身体,进行时空旅行的故事。通过时空旅行,“青春痘”熟悉了历史,找到了身份,顿悟了人生,最后心甘情愿地被一家白人领养。《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讲述了印第安人朱尼尔离开保留地到白人学校雷尔丹读高中的故事。他通过自身努力赢得了白人的尊敬和接受,得到了保留地居民的谅解,改变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思维定势,树立了印第安人的新形象。

学者伯德(Bird)批评阿列克谢过度夸大了保留地上的绝望气氛,质问他的权威性。她认为《保留地布鲁斯》夸张地描绘了保留地的生活,强化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思维定势。她认为,阿列克谢对有的人

格萝莉娅·伯德,《谢尔曼·阿列克谢〈保留地布鲁斯〉中夸大的绝望》,载《维斯喀左·萨评论》第11卷第2期(1995年秋),第47页。

## 作家介绍

物甚至没有以名相称,并且用“醉醺醺的印第安人”形象来吸引读者,这是利用其本族文化来取悦非印第安读者,缺少对于他要表征的文化的责任感。伯德表示,与阿列克谢比较,她更喜欢莫玛黛(Momaday)。她说,阿列克谢笔下的威尔皮尼特社区及其周边环境只是空架子,没有作者任何的感投入,不像莫玛黛的《晨曦之屋》那样具有沁人心扉和抒情散文的特质。换言之,她是在批评阿列克谢平铺直叙的白描手法。

伯德对阿列克谢的批评未免苛刻。实际上,阿列克谢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忠实地描写了保留地的生活。的确,他的描写常常令人感到压抑,但现实的确如此。对于莫玛黛的抒情散文风格,阿列克谢认为那种对于保留地荒凉、压抑的浪漫化处理是完全没必要的,而且,这种浪漫化描写倒是恰恰迎合了白人读者的思维定势和阅读口味。当印第安人民处于贫困无助和绝望之中,莫玛黛的悲剧性浪漫与之并不和谐。

另一个批评的声音来自批评家斯科特·安德鲁斯(Scott Andrews)。他在《谢尔曼·阿列克谢〈保留地布鲁斯〉中的新道路和死胡同》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对小说结尾的失望:印第安青年乐队“郊狼跳跃”最终未能签到唱片合同,乐队成员朱尼尔自杀,维克多借酒浇愁,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保留地布鲁斯》



《保留地布鲁斯》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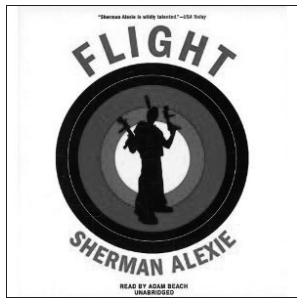
中的主人公托马斯将布鲁斯这种音乐形式看作部落的“新道路”、新希望。布鲁斯乐手原本从火车的动感节奏中获取灵感,即使吟唱令人绝望的贫困和难以消除的欲望,他们唱出的节奏也暗示着变化、运动、延续及无限的

可能性,“郊狼跳跃”乐队似乎的确有很多机会,也确实在临近的部落保留地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然而,他们最后还是没能和纽约的白人唱片公司“骑兵唱片”成功签约,而且后果还非常可悲(指其成员的自杀和酗酒)。安德鲁斯似乎是在谴责阿列克谢不给托马斯机会,以转变保留地的惨淡现实。安德

鲁斯重申:“尽管托马斯努力成为延续生存的后印第安武士,小说(作者)却不允许这种转变。”安德鲁斯还评论了阿列克谢的第二部小说《印第安杀手》,说主人公约翰·史密斯最后的自杀使他(安德鲁斯)和读者都难以想出“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保留地布鲁斯》中确有种族压迫的主题,《印第安杀手》中白人统治的确受到挑战却没有被推翻。安德鲁斯对更加鼓舞人心的结尾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阿列克谢有自己的主张。两部小说的悲剧性结尾对当时的现实来说是合理的,因为种族歧视仍然盛行。到了《飞逸》和《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阿列克谢笔下才有了更加积极的结尾。即使是前两部小说,其结尾也比莫玛黛的《晨曦之屋》更积极乐观。《晨曦之屋》中的主人公亚伯不能适应城市生活,最终回到了保留地。有评论家认为,尽管亚伯和部落传统最终相互调和,但他最后在晨曦中的奔跑是奔向死亡的。相形之下,阿列克谢作品的大多数结尾却是积极和“光明”的。在《保留地布鲁斯》中,托马斯和温水姐妹在受挫之后勇敢地向城市再次进发,显示了他们的不屈不挠,而《印第安杀手》中的“鬼舞”则暗示了印第安部落的复兴。

一个作家可以采用不同的策略来写一部作品:一名印第安作家,或者做一个分裂主义者维护主流



《飞逸》封面

詹姆斯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认为阿列克谢描写的印第安人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都是真实的。详见梅瑞迪斯·詹姆斯:《“心灵的保留地”——谢尔曼·阿列克谢作品中的文学本土空间》(博士论文),俄克拉荷马大学,2000年,第155页。

斯科特·安德鲁斯:《谢尔曼·阿列克谢〈保留地布鲁斯〉中的新道路和死胡同》,载《亚利桑那季刊》第63卷第2期(2007年夏),第148页。

同上,第151页

查尔斯·拉尔森:《美国印第安文学》,阿布奎基: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82—95页。

文化关于印第安人的思维定势,或者做一个融合主义者。彼得斯(Peters)指控阿列克谢为分裂主义者,说他给白人读者提供了让他们觉得舒服并且预期的范式,就像可供他们消费的物品。他认为阿列克谢的作品充满暴力情节、对主流文化的挑衅和对保留地生活的负面描写,认为这些描写不仅不能解构思维定势,反而与白人读者对印第安人和保留地生活的看法一致。彼得斯评论说:“阿列克谢的作品中充满了绝对虚假的表



《印第安杀手》封面

征。他的多数印第安人物被孤立保留在保留地上,他们的生活充斥着政府救济食品、酗酒与绝望……(这种描写)离现实越来越远。”彼得斯认为,阿列克谢的人物“不能在和主流文化接触的情况下存在,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接触的愿望”。他还引用迈克尔·高拉的话说,阿列克谢笔下的人物即使离开保留地进入到城市也不成功。至于阿列克谢的故事结尾,彼得斯说:“结果,他的人物唯一的选择就是将他们自己和主流社会彻底分离。”显然,彼得斯将阿列克谢的结尾认定为悲剧性的、消极的,认为这种策略不足以反击白人读者的思维定势。

实际上,阿列克谢是个彻头彻尾的融合主义者,而不是分裂主义者。他对白人思维定势的解构是成功的。他从不盲目和不假思索地借用主流文化的模拟形象,而是在借用刻板形象之后将其撬开来让读者看清楚。阿列克谢娴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使用了一种不同于其他人的策略——幽默。他用幽默“来让人们仔细听,打断主流话语,挑战读者,使读者难堪,最终让他们在难堪与惊奇中获得真正的理解”。阿列克谢用幽默的语言、人物,借用白人流行文化中刻板形象吸引读者,使读者从作品中获取真理,认识现实中的印第安人,改变和嘲笑自己关于印第安人的偏见。阿列克谢创造了很多自主决定自身命运的人物,如祖母、诺玛·千驹、詹姆斯·千驹、托马斯·生火等。他的结尾虽说不上是皆大欢喜,但常常是积极

乐观的。在谈论阿列克谢作品的结尾时,彼得斯考虑的可能主要是《保留地布鲁斯》和《印第安杀手》。《保留地布鲁斯》中“郊狼跳跃”乐队受挫,但托马斯·生火和温水姐妹离开保留地去斯波坎市的壮举至少显示了土著民族的坚韧。这样的结尾至少比莫玛黛和其他作家的作品结尾更积极、更充满希望。《印第安杀手》中,彼得斯可能只注重约翰·史密斯的自杀,但是他忽视了对整个印第安民族来说的积极结尾:杀手不停地跳“鬼舞”,使死去的印第安人复生。

阿列克谢的早期作品确实有些“苦味”要素,但是,他的后两部作品《飞逸》和《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明确了他的主题发展轨迹。《飞逸》中的主人公“青春痘”最终融入一个白人家庭,过起了美好生活。《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的主人公勇敢地穿越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地和白人居住区之间的界限,去白人学校就读并融入白人社区。

综观阿列克谢的四部小说,其主题均涉及种族关系,历经文化压迫、文化对抗、被动融入、主动融入,最终指向种族融合,并规律性地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也许,阿列克谢今后的作品会是这一循环的变相重复或者螺旋上升,但就总体趋向而言,阿列克谢的作品呈现出了一条走向融合的道路。



谢·阿列克谢

(本文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编号:HIT.HSS.2009008、HIT.HSS.2009039)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苏玲)

达罗尔·杰斯·彼得斯:《“只有鼓是自信的”——美国本土文学中的模拟和融合》(博士论文),新墨西哥大学,1999年,第267页。

同上。

转引自达罗尔·杰斯·彼得斯:《“只有鼓是自信的”——美国本土文学中的模拟和融合》(博士论文),新墨西哥大学,1999年,第265页。